

史記

十五

伯夷列傳第一事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世故曰列傳



史記六十一

夫學者載籍經傳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欲索隱曰孔子家

子刪書三百五篇為詩今二千三百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

之事故云大禹夏之備言虞夏禪讓堯刑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

器索隱曰言天下者見王者之謂之重器莊子王者大統傳天下

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

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也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

不隨務光等殷湯讓天下並下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索隱曰毛加太史公曰峴其上蓋有許由

家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以其具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

聞由光義至高子堯讓天下於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

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索隱曰按概

蓋以如此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概見何哉是孔子曰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行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

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口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不歸入三百篇故云適歸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

可異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外傳及呂氏春秋並其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伯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差養老盡往歸焉索隱曰劉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父可謂孝卒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在河東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在河東

坂華山之北采薇而食之爾爾雅曰薇蕨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爾雅曰薇蕨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我之道過歸忽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三之清察者乃影見故上文歲寒然豈以其重若彼宜輕若此哉
後知松栢之後影先為此言張本也豈以其重若彼宜輕若此哉
云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
也若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伯夷之名不稱焉夫子而名不稱焉
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也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伯夷之名不稱焉
而不用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賈子曰索
隱曰賈誼也作鳴鶴之賦云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賈誼也
然故太史公云而稱之也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賈誼也
不體勢以矜夸者至死衆庶馮生之情蓋馮特矜其生也音任言衆庶
生每者冒也同明相照下並繫辭文已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
胃即貪之義也同明相照下並繫辭文已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
張隆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也索隱曰起
得觀見故已今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動也伯夷叔齊雖賢得
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
孺而名顯孔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藏而不稱悲夫閭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言凶倚

卷之二

三

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伯夷列傳第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少時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

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索隱曰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

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索隱曰山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吾產武子

管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

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

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

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日禮二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

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子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

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慎

權衡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湯州南龍蔡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

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曹沫管仲因而

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

國與之所實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

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

隱曰名嬰平蓋仲字父桓子名弱也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

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轡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

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諫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

者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

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

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

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請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皇覽曰晏子家在臨菑其後

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史記卷六十一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

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及晏子春

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

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

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相公既賢而

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

殺莊公嬰入於棺莊公尸股而哭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

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

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美慕仰企牛仲

諫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財賢樂善非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翠仲稱賢粟乃實廩且不掩肩轉禍為

福危言獲全孔賴在社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第六十一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索隱曰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

可居商君傳末○索隱曰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

陳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

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

今按地理志苦音估實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曰按葛玄

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伯陽父此傳不刊故名周守

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乃周藏書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

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

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

駕車服冕不帶時則自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

之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兒謙退有若愚魯

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兒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

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

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

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

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

矣強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於是

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

傳曰開今尹喜著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

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

子所著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

遊開今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開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或曰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

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古好事者故外

天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

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

史記六十三

絕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或曰修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奪其意義亦並不違

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

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宗子注曰音錄注子宮宮玄孫假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別

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此是昔人所詳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

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曰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率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寓言

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漁父盜

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篋也音去劫反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音去劫反

九百五十一 史之三

毀譽謂語許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鬼反累音墨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音於

司馬亮云庚桑楚人姓名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沈音沈

養又作養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

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

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子取去索隱曰音

無汚我索隱曰音烏故反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音

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故鄭之賤臣學術以

干韓昭侯索隱曰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怨韓者索隱曰王勃按紀年韓昭侯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所傳曰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所傳曰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所傳曰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所傳曰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所傳曰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所傳曰

二篇上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索隱曰：今人間有上下二篇，又有山書六篇，其篇中一之言皆舍上下二篇是書也。備過於太史公所記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

昏責目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而

其歸本於黃老。君臣自正，韓非之論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

能道說而善著書，言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

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

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

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用

言非責，前君以祿養其目者，乃皆安祿養所養，非所用。非所用

事任用，非所用，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非奸邪諂諛

之直不容，觀往者得失之變，改作孤墳，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也。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墳，漢書有內外儲說林

內儲言明刑，外儲言明法。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外也。儲說

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

難，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詞甚高，故其難也。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者小，不同。劉伯莊

中其意，起釋其詞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

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韓子說難

可以吾說當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目，陳末射尊重之意

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見下節，謂所說之主，心本不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見

送亮，是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

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於規厚利，而說臣乃

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於規厚利，而說臣乃

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國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

者也君實為厚利而詳作欲為名高之節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遷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

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則見忘然見志勝於德志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

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謂人主曰

有與知是事乃自以為為功而說強之以其所必不為云若頃曰必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索隱曰韓子謂權作重謂焉彼

知而屈之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屈辱也汎濫博文

則多而久之汎濫博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而說者務於浮辭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

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

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隱曰

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

無失也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若

且遠止待君之徐而又悟言無所擊排詞卒欲歸於安人與化亦

史記六十三

四

按別有所事則則也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

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辯索隱曰謂人得曠曰彌久而周

澤既渥君之渥澤周浹於目魚水相須諒相和也深計而不

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

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

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任

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察且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云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

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

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

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

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

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死得罪於

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常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

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

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

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

一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

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

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

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

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

樂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賈子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果監門子盜於梁臣趙而遂取此以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櫻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問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屬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激胡革反用法修急而鞠深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羽翊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齊景公

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齊阿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

以為將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軍則亂六國時有

誠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中加之大

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

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

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

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也賈失期過口中煎也入行軍勒兵

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

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音素枹音辨今敵國深侵邦內

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

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

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

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

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

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

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在左

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

之悉取將軍之資糧晉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

三口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

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

未至國釋兵旅解約宋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

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諂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氏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田氏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鄆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兵法說行兵掛讓有三代之其文也亦少褻矣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強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成

史記第六十四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其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著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爲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
 右手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孰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
 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孰將之罪也既
 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
 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
 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
 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下三十六 吳起六十五

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
 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
 破疆楚入郢其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
 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後白餘
 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
 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常與龐
 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煩忍反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
 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
 則以佞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
 豈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也○索隱曰弟且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
 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賭也
 云質謂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上駒與彼中駒取

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晝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

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

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

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轡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

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

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救鬪者不埒○索隱曰謂事之當善為解也

也○劉氏云控捲即拳也救鬪者不埒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

起吳起取齊文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魯遂殺其妻以明
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
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
吳起殺其誘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
曰起不為知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
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
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
國也而君用起則足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
賢欲事之文侯問志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隱曰士功云此李言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
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
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守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
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
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
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裹贏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隱曰吮音七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

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

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

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臣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

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告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贊曰今河南城為直一皇甫謐曰南關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在索隱曰孟門今孟山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

武侯曰善則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口呂氏

春秋作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

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

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
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
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
○索隱曰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
韓之公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
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自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
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
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
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
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
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撫
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
六十一

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
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
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
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時
蟪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
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法皆道孫子十二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
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也自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
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以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用心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用孫臏
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事楚死後留權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奢有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

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

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大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無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

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

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曰媚於

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日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

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

志穎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

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大傅伍奢考問

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

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之姓名也行未至奮

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

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

曰尚為人仁呼必來真為人剛戾忍詢○音火詢反○索隱曰詢能

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

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真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

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

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今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

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

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真可去矣汝能報殺

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執矢嚮

使者○索隱曰劉氏謂音張子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

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口矣伍尚至楚

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

寧華定與君爭而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

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

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遠鄭事未會曾昌私欲殺其

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

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昭關欲

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

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

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

金劍邪不受伍胥米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勳曰子胥乞食

隱曰張勳晉人吳鴻臚解之子作吳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

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

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

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在

今在伍子胥史六十六古鐘離子之國也本謂之終犁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梁奔伍子
古鐘離子之國也本謂之終犁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梁奔伍子
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
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
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
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
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
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
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刺吳王僚而自
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
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
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伯嚭又
別氏律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嚭之子曰嚭吳世家去楚誅
伯州犁其孫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
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後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
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

故吳又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古國卑陶之後所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

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誤也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西南索隱曰按杜預

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

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

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

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音古齊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

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子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

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鄭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王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

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言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

音丁老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卒心今幸而

得道論道理乎於是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顯顯疾

行逆理施事何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

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

君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稜

地名在郢外索隱曰左傳作稜會吳王以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

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

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棠谿棠谿在慎縣南

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棠谿本房子為棠谿氏楚復與吳

同以荆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

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

又音變○索隱曰蓋鄒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天郢徙於荆楚地音若○當是

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

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軍卻闔廬病創楚良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

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晉戰

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湫○索隱曰又如字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此大夫

有文種專則種也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

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與帥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死問疾且欲有

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

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太敗齊師於艾

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

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

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

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盛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俾

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也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

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

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

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

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

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取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

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索隱曰諫音皮沮毀用事沮音自徒幸吳

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

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託使人微伺

五十六

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

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

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鏹音錄曰

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

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

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

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投吾眼

死矣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鳴夷革應劭曰鳴夷馬革為浮

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

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

君會之橐臯橐臯地名在淮南邊通縣東南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

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

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

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

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

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毋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

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鄢陵是號為白公信徐廣曰汝南哀白

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

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

鄭鄭求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何以勝

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郊曰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

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石乞

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出高府索隱曰高府石乞從者屈固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石乞從者屈固

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開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也。是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從敗，走山中，自殺而虜。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身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身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身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音求須。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真獨忍，詬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扶眼弃德。」

史記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

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

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人馬融曰於邪僻文過也魯孔安國曰魯純

柴也愚直何晏曰愚由也嗤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曰

不得輒言其誤也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

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

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

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窮理而幸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子於衛濂伯王直外寬而內直自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於齊晏

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

索隱曰大戴記云昭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於魯孟公綽數

稱臧文仲柳下惠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

子皆後之不並也大戴記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

方不其親荷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

羊舌赤之邑世世無死銅鞮伯華之邑世世無疾仲弓曰孔子

昔魯德不並世世其所嚴事伯華之邑世世無疾仲弓曰孔子

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

之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志銅鞮縣名屬上黨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復反也身克己則身也孔安國曰孔子曰賢哉回也

禮曰備唯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索一簞食一瓢飲

國曰單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

其所回也如愚言默而識之如孔子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

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

無知其寶者唯回年二十九歲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

我與爾有是行回年二十九歲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

而死王肅云此父遠之書年與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

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與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

論語為孔子矣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

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木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向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

當其理不移易也不當復行閔損字子騫鄭立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索隱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

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後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

冉耕字伯牛鄭立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冉雍字仲弓鄭立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問政孔子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諸侯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之治何晏曰犁牛文野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特雖欲以其所

冉求字子有鄭立曰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

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

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千乘大夫

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子曰

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

也鄭立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子路卞之野人○索少孔子

之質於君然後為臣亦必死節於其君也

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請

益曰無倦孔安國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

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方曰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

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行故前

得並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也孔安國曰行故前

折獄者唯信一言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初晉尚書即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得孔安國曰不衣敝

緇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取者其由也歟由也外堂矣

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外我堂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富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六人子

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且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知

子曰言備子路為蒲大夫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

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寬以正

可以比眾音鼻言寬大清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

曰南子靈公太子蒍聃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

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

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蒍聃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

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蒍聃乃與孔悝作亂蒍聃入孔悝家悝母

伯姬初悝於心強與之盟而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

公奔魯而蒍聃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

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

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

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蒍聃蒍聃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

請得而殺之蒍聃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蒍聃懼乃下石乞壺廐

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

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

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荷衛故侮慢之人是時子貢為魯復

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收新穀既升

鑽遂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

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重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

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宰我書寢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

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與田常作亂以夷其

族孔子取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

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曰瑚璉也包氏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

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

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

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

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洩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

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其夫吳城高以厚地廣

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

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

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飽曼等帥師若破國則且尊矣而君

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

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孫王制齊者唯君

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

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諗曰臣聞之王○索隱曰不絕世霸者

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索隱曰千乘之魯與吳

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索隱曰以無泗上諸侯

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索隱曰晉者不疑也吳

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

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助不過曾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索隱曰夫伐小越而畏

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

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索隱曰威加晉國諸侯必相

率而朝兵霸業成矣且王○索隱曰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

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

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

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

臣

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亡天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斯也
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
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
隨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
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
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楚絕書太宰嚭
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
激音結其志射其志敦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且伐齊必
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比見晉君令共攻
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散此滅吳必
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釜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
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弄音虛弄莫與反音莫與反
○索隱曰有本作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焉不敢忘何謀

七十六下

六

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索隱曰海役臣孤勾踐
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索隱曰吳大義誅疆救
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索隱曰請自被堅執銳
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索隱曰
○索隱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以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
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弊而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
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伐齊子貢謂晉君曰臣聞
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定不可以卒定有非常之事兵不
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
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且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
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
○索隱曰左傳在大破齊師獲○索隱曰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
人相遇黃池之○索隱曰二十三年○索隱曰吳與越平也

大破齊師獲

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二十三年

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龍其去城十里而軍吳王聞之去
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
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破吳三
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
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破吳強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貴○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
而逐時轉易貨貴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賤則買而時時
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
而賣之卒謂物賤而買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
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子游少孔
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
莞爾而笑○何晏曰莞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為子游曰昔
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也樂以和人○孔安國曰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曰温國人今河南温縣元為衛故少孔子四十四
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安國曰

絢文兒此上一句在衛風碩○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
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美○鄭玄曰曰禮後乎○何晏曰子貢問師

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然則師愈與曰過
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

其名○索隱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蓋近龍門○劉氏云今河
西縣有子夏石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侯○劉氏云今河

顯孫師陳人○索隱曰陽城縣名亦厲陳郡也字子張小孔子四十八歲
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悔○包氏曰

不疑○包氏曰尤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

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他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不得祿得祿之道

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鄉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

不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

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

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

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

曾參南武城人曾參南武城人曾更有此武城政言南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

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

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德行不由徑非公

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游至江澹臺湖其遠近所傳有德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

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

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也索隱曰家語相

密不齊字子賤以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也索隱曰家語少孔

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

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家語云不

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子思問取孔子曰

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穀恥也在孔安國曰君無道而

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如勝人也欲貪

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音行之孔子亦

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備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

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
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名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
在累紲之中紲孔安國曰累紲索也所以向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南宮括字子容魯人仲孫閱也蓋若南宮因姓焉
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奭夏后位其後

地行舟為夏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曰禹
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其身故不荅

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國有道不廢曰安國
言見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尚孔安國曰斯言之白珪不可

公哲哀字季次隱曰家語作公哲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
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臣故子特賞贊之亦見游節為人

曾歲音字哲曾參字子思曾子字子思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曰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人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曾

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

顏無繇音字路路者顏回父孔安國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
孔子曰易無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

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作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
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

行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鯉辭也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

音廣曰臂子弘弘得江東人矯矯音自痲傳燕人周子家
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

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揚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少孔子三十一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

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

未熟言而使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孝

政所以賊害人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雅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

之道未能信孔子說其志道深者未能究也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周遯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

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信謠惑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

能辯子路之无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

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

言也孔安國曰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

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

牛兄相勉將為亂牛自宋來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无罪惡无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

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樊遲出孔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

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

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

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

非義也以其言恭近於禮遠取辱也何晏曰恭不辱也非禮也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敬孔子既没弟子思慕

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

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仲尼弟子列傳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也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

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六斗曰庾冉

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非也

巫馬施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

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祺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

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

君娶之當稱吳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

史記卷之七

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梁鱣一作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安國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也

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

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

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

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魯豐當此三人之數皆公

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漆伯玉申張申堂俱是後人以所

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音赤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

商澤家語曰

石作蜀字子

仕齊字選鄭玄曰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

秦卅字開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

奚容蒧字子哲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

顏祖字襄

罕父黨字子索家語曰

鄒苦堯單善字子家徐廣曰

句并疆鄭玄曰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

施之常字子恒

顏會字子聲鄭玄曰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

原元藉家語曰

樂效字子聲

廉黎字庸鄭玄曰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

而伯見

狄黑字晉家語曰

顏何字丹鄭玄曰

公西輿字子上家語曰

邾巽字子斂鄭玄曰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孔忠家語曰

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

公西蒧字子上家語曰

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

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

在陔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

藝合志同方將師宮丑

宜琳瑯惜哉不霸空日素王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史記第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

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為中庶子○索

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

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公叔座之子名曰公叔病

有如一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公

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

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

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

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

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

謂左右曰公叔病其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

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索隱曰景監之族也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

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

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口復求見鞅鞅復

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

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

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

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

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

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

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

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

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有固見非於世○索隱曰負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赦於民○索隱曰商君書於人也愚者闇於成事知

考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

術所為苟可以強國則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言

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之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

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

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

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均焉○索隱曰

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索隱曰言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

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班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

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

樂也○索隱曰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銜鞅為左庶

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而相收司連

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為保十家相連也五而相收司連

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民有二男以上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

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明尊卑爵秩

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

後論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

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此四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

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於是大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

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

○索隱曰言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班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

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

樂也○索隱曰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銜鞅為左庶

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而相收司連

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為保十家相連也五而相收司連

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民有二男以上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

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明尊卑爵秩

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

後論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

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此四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

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於是大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

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

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陶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聞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今不便者有來言今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蓋

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

之第十六爵名也今古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異廟

宮庭於咸陽記也索隱曰魏關也魏關也秦自雍徙都之而今民

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

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立曰音勇今之斛

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

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

申殺其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

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

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

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

史六十八

三

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

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

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

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

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

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魏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梁

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徐廣曰引農商驛也索隱曰魏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梁

君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魏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梁

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宗室至貴威多怨望者消良見商君商

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魏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梁

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商君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司
貧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
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與音悅與音與趙良曰反聽之
謂聽內視之謂明白勝之謂強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非只是
強之道非虞舜有言曰白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
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列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
大夫賢趙良曰千年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十人之諾諾不如一士
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
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
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
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
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

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二十諸侯

會晉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

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諷者不相杵鄭立曰相

自音聲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

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

也州豎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

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索隱曰民之效上也捷於

令索隱曰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教甚於於秦君索隱曰民之效上也捷於

左索隱曰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教甚於於秦君索隱曰民之效上也捷於

外索隱曰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教甚於於秦君索隱曰民之效上也捷於

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逃死以詩觀之非所

以為壽也公子及社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

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反及戰者

徐廣曰一作秦孫盧之勁矛下將之作也○索隱曰關亦作鉞同

所及反鄉誼音此關反秦音遠魚音九勿反被引盧下將並去史

載者名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

不歸十五都○索隱曰南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爲國灌園於鄙勸

秦主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

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

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惠仁

鞅者其效甚明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大

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

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

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

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去與其徒

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

有鄭縣秦李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

公友之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圃池徐廣曰圃池者或作彭

也而徐廣云圃或作彭者按蓋論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

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

義不脛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

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且所因

戰者

及戰者

則何

勸

而

仁

大

舍

君

入

徒

桓

鄭

池

徇

曰

質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皆仲勇化之
諸侯畏其疆而倍公不親信也昔魯君齊公過齊桓晉文得諸侯之
合諸侯之君馳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六下無桓文之君故
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始也昔周
召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伯也尊言於周下
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伯也尊言於周下
死於道者被刑一刻刀鏹之刑外餘以百餘人謂水盡三尺者有罰并
動於天地留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重
發於族無怨其去霸王之佐亦速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補而
用也使德執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亦非也
○索隱曰新濟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裝引之無言册字
合於册誤為燕耳按本紀周歸文武册於孝公
者是也說苑去秦法奔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沫焚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也
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史記第六十八



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矣此所以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
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彼
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地也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
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
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
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
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
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
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
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
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
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卅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
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

史記卷六十九

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
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
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
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
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
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
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引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
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
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
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
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
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

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備據衛取淇卷五權切

口地理志卷縣屬河南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番吾縣

志而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

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

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

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

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

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拚於衆人

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

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目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目人之

與見目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目人謂已為彼目也

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衡音行索隱曰按衡人

南地為從秦地形東西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

有壇廟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後有長姦美人索

隱曰姦音絞說文云姦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

權恐悞諸侯悞音呼易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悞音以求割地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

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且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

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洹水出通質劉白馬而盟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

也。趙涉河漳。西。索隱曰：謂趙亦由河漳而燕守常山之北。秦攻

韓魏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索隱曰：其

道。索隱曰：其道。齊出銳師以

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則秦甲必不敢

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

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

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各

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龍門河也。西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

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曰韓北有鞏洛成臯

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

東有宛穰洧水。宛穰反於秦反有于地方九百餘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許慎云：南方

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者

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

卒之劍戟皆出於真山。徐廣曰：真山在

棠谷徐廣曰：真山在棠谷。棠谷在棠谷。棠谷在棠谷。

棠谷在棠谷。棠谷在棠谷。棠谷在棠谷。棠谷在棠谷。

棠谷在棠谷。棠谷在棠谷。棠谷在棠谷。棠谷在棠谷。

淵太阿英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

乃見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劍劍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堅

劍韓為衆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莫邪五曰宛馮六

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一索隱曰戰國策云常敵則斬堅甲

劍皆能華挾徐廣曰以草為射決決射制也咬芮咬音代

謂繫插之紛綬也字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

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勇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

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

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索

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今西而

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

仰天大息曰索隱曰太息謂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

美之故稱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世本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曰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野索隱曰音順又於達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徐廣曰酸棗在宛句無胥索隱曰

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有三軍之

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父彊虎狼之秦以侵天

蘇秦

下卒有素患不顧其禍夫救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

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臣竊為六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

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

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

約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

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屬三屬謂甲衣

也覆膊一也中裳二也履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嬴音盈謂賣

十萬○索隱曰謂以青巾裏頭以異於奮擊二十萬斯徒十萬

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

効實○索隱曰謂割地獻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

秦者皆敵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

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秦河毫釐不

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

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

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

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

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

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

勇丁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菑其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

之樂

之樂

之樂

之樂

之樂

之樂

蹋鞠者蹋向別錄曰蹇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趙國之蹋鞠

人足志高氣揚天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

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

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

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

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

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反陽晉

得方軌騎不得北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

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呼葛反○秦隱曰風音通

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

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自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

也求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教以國從乃西南說楚

威王○秦隱曰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

黔中徐廣曰今武陵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

有陘塞徐廣曰陘山所縣有鈞水或者郢陽今之順陽乎一年魏取

有分陘之塞也○秦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郢音苟郢陽地當在河東

新水之陽○秦隱曰新水在河東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

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

秦蘇秦

蘇秦

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

六十五个

史記卷九

八

一

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泊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利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維陽車駟輜重諸侯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作疑請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八郊勞使儀禮曰賓至近郊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曰蛇行也蒲服即匍匐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字未收為季子日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爲嫂字未之得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言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口一使我有維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地也近城之地沃園而最為膏腴故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

蘇秦

蘇秦之燕貨百錢為言及如何富貴以百金積之編報諸所嘗見德

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

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

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請侯封為武安君乃投

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本秦

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

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

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

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

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

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

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喙一名烏喙○索隱

其謂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日

是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為

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

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位儲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

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

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

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

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朝而禮之於庭今日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

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

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且之說齊王

史記之卷

九

蘇秦

曾非欺之也日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息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
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
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
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
王日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
兵哉日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
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日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
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
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王母
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王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音索隱曰詳
音音也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王
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日之過不幸而類是

一曰十

史記六十九

一

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
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日居燕不能
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
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十年時齊宣王卒湣
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散齊
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
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
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
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日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
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
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蘇秦既死其
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恐蘇秦之弟日代代弟蘇厲見
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車白日東周之鄙
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敵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

蘇秦

見者繼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
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
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請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
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
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
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
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
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
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或作齊強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
畜粟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
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然以其餘兵南面舉五
六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
一乘之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
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

史記五十二

史記五十二

二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
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齊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
備燕也今齊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
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亦以為質齊珠玉帛以事左
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
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
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
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嘗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
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時也燕立昭王而
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
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
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

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
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 燕昭

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
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

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
蘇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小國也加以魯衛疆萬
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

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

其國者用紫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
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

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楚秦符曰八上計破秦其次必長
質之○索隱曰長秦挾質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

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
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
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一人秦

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
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

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囚軀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
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

也夫實得所利無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
以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

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
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

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
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令嘗有德蘇氏子之

七十五

史記卷九

一二

七

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得

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

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而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

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

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

隱曰夏音戰謂夏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

漢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

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

射雉矣索隱曰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下之

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

少曲索隱曰地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

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索隱曰

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

氏有與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

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

是魏之境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

也皆在魏境徐廣引河東皮氏有與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

魏無大梁索隱曰梁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決白馬之口魏無

外黃齊陽決其流以灌外黃齊陽也決宿胥之口徐廣曰

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

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

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

齊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

史記卷之十九

十二

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索隱曰重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陵塞郵○徐廣曰均陽在南陽今之均州郵音音在江夏苟利於楚

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郵阨為楚罪兵困於

林中○徐廣曰河內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至當為與謂以公子

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兵傷於誰石遇敗於陽

馬○索隱曰誰石陽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莖委於魏已得講於趙

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藪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

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莖適楚者曰以塞郵阨適齊者曰以宋此

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

年秦敗我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七年封陵之戰秦敗我封陵

高商之戰○此戰事趙莊之戰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

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

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地○索隱曰以言西河

則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地○索隱曰以言西河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

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

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

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大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蘇氏兄弟五

人更有蘇辟蘇鴟與略亦同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

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

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

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蘇

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矣

卷末

